



列傳第三十六

晉書六十六

御撰

劉弘

劉弘字和季沛國相人也祖馥魏揚州刺史父靖鎮北將軍弘有幹略政事之才少家洛陽與武帝同居永安里又同年共研席以舊恩起家太子門大夫累遷率更令轉太宰長史張華甚重之由是爲寧朔將軍假節監幽州諸軍事領烏丸校尉甚有威惠寇盜屏迹爲幽朔所稱以勳德兼茂

封宣城公太安中張昌作亂轉使持節南蠻校尉荊州刺史率前將軍趙驤等討昌自方城至宛新野所向皆平及新野王歆之敗也以弘代爲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餘官如故弘遣南蠻長史陶侃爲大都護叅軍蒯恒爲義軍督護牙門將皮初爲都戰帥進據襄陽張昌并軍圍宛敗趙驤軍弘退屯梁侃初等累戰破昌前後斬首數萬級及到官昌懼而逃其衆悉降荆

土平初弘之退也范陽王虓遣長水校尉張弈領荊州弘至弈不受代舉兵距弘弘遣軍討弈斬之表曰臣以凡才謬荷國恩作司方州奉辭伐罪不能奮揚雷霆折衝萬里軍退於宛分受顯戮猥蒙含宥被遣之職即進達所鎮而范陽王虓先遣前長水校尉張弈領荊州臣至不受節度擅舉兵距臣今張昌奸黨初平昌未梟擒益梁流人蕭條猥集無賴之徒易相扇動颯風

駭蕩則滄海橫波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比
須表上慮失事機輒遣軍討弈即梟其首
弈雖貪亂欲爲荼毒由臣劣弱不勝其任
令弈肆心以勞資斧敢引覆餗之刑甘受
專輒之罪詔曰將軍文武兼資前委方夏
宛城不守咎由趙驤將軍所遣諸軍剋滅
群寇張弈貪禍距違詔命將軍致討傳首
闕庭雖有不請之嫌古人有專之之義其
恢宏輿略鎮綏南海以副推轂之望焉張

昌竄于下雋山弘遣軍討昌斬之悉降其
衆時荆部守宰多闕弘請補選帝從之弘
迺叙功銓德隨才補授甚爲論者所稱乃
表曰被中詔勅臣隨資品選補諸缺吏夫
慶賞刑威非臣所專且知人則哲聖帝所
難非臣闇蔽所能斟酌然萬事有機毫厘
宜慎謹奉詔書差所應用蓋崇化莫若貴
德則所以濟屯故太上立德其次立功也
頃者多難淳朴弥凋臣輒以徵士伍朝補

零陵太守庶以懲波蕩之弊養退讓之操
臣以不武前退於宛長史陶侃叅軍蒯恒
牙門皮初戮力致討蕩滅奸凶侃恒各以
始終軍事初爲都戰帥忠勇冠軍漠沔清
肅實初等之勳也司馬法賞不踰時欲人
知爲善之速福也若不超報無以勸徇功
之士慰熊羆之志臣以初補襄陽太守侃
爲府行司馬使典論功事恒爲山都令詔
惟令臣以散補空缺然示鄉令虞潭忠誠

烈正首唱義舉舉善以教不能者勸臣輒
特轉潭補醴陵令南郡廉吏仇勃母老疾
困賊至守衛不移以致拷掠幾至隕命尚
書令史郭貞張昌以爲尚書郎欲訪以朝
議遁逃不出昌質其妻子避之弥遠勃孝
篤著於臨危貞忠屬於強暴雖各四品皆
可以訓獎臣子長益風教臣輒以勃爲歸
鄉令貞爲信陵令皆功行相參循名校實
條列行狀公文具上朝廷以初雖有功襄

陽又是名郡名器宜慎不可授初乃以前
東平太守夏侯陟爲襄陽太守餘並從之
陟弘之壻也弘下教曰夫統天下者宜與
天下一心化一國者宜與一國爲任若必
姻親然後可用則荊州十郡安得十女壻
然後爲政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
皮初之勲宜見酬報詔聽之弘於是勸課
農桑寬刑省賦歲用有年百姓慶悅弘嘗
夜起聞城上持更者歎聲甚苦遂呼省之

兵年過六十羸疾無襦弘愍之乃謫罰主
者遂給常袍複帽轉以相付舊制峴方二
山澤中不聽百姓捕魚弘下教曰禮名山
大澤不封與共其利今公私并兼百姓無
復厝手地當何謂邪速改此法又酒室中
云齊中酒聽事酒掇酒同用麴米而優劣
三品投醪當與三軍同其薄厚自今不得
分別時益州刺史羅尚爲李特所敗遣使
告急請糧弘移書贍給而州府綱紀以運

道懸遠文武匱乏欲以零陵一運米五千斛與尚弘曰諸君未之思耳天下一家彼此無異吾今給之則無西顧之憂矣遂以零陵米三萬斛給之尚賴以自固于時流人在荊州十餘萬戶羈旅貧乏多爲盜賊弘乃給其田種糧食擢其賢才隨資叙用時總章大樂伶人避亂多至荊州或勸可作樂者弘曰昔劉景升以禮壞樂崩命杜夔爲天子合樂樂成欲庭作之夔曰爲天

子合樂而庭作之恐非將軍本意吾常爲之歎息今主上蒙塵吾未能展效臣節雖有家伎猶不宜聽况御樂哉乃下郡縣使安慰之須朝廷旋返送還本署論平張昌功應封次子一人縣侯弘上疏固讓許之進拜侍中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惠帝幸長安河間王顥挾天子詔弘爲劉喬繼援弘以張方殘暴知顥必敗遣使受東海王越節度時天下大亂弘專督江漢威

行南服前廣漢太守羊冉說弘以從橫之
事弘大怒斬之河間王顥使張光爲順陽
太守南陽太守衛展說弘曰彭城主前東
奔有不善之言張光太宰腹心宜斬光以
明向背弘曰宰輔得失豈張光之罪危人
自安君子弗爲也展深恨之陳敏寇揚州
引兵欲西上弘乃解南蠻以授前北軍中
候蔣超統江夏太守陶侃武陵太守苗光
以人衆屯于夏口又遣浴中何松領建平

宜都襄陽三郡兵屯巴東爲羅尚後繼又
加南平太守應詹寧遠將軍督三郡水軍
繼蔣超侃與敏同郡又同歲舉吏或有間
侃者弘不疑之乃以侃爲前鋒督護委以
討敏之任侃遣子及兄子爲質弘遣之曰
賢叔征行君祖母年高便可歸也匹夫之
交尚不負心何況大丈夫乎陳敏竟不敢
闕境永興三年詔進號車騎將軍開府及
餘官如故弘每有興廢手書守相丁寧款

密所以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
紙書賢於十部從事及東海王越奉迎大
駕弘遣叅軍劉盤為督護率諸軍會之盤
既旋弘自以老疾將解州及校尉適分授
所部未及表上卒于襄陽士女嗟痛若喪
所親矣初成都王穎南奔欲之本國弘距
之及弘卒弘司馬郭勳欲推穎為主弘子
璠追遵弘志於是墨經率府兵討勳戰於
濁水斬之襄沔肅清初東海王越疑弘與

劉喬貳于已雖下節度心未能安及弘距
穎璠又斬勳朝廷嘉之越手書與璠贊美
之表贈弘新城郡公謚曰元以高密王略
代鎮寇盜不禁詔起璠為順陽內史江漢
之間翕然歸心及略薨山簡代之簡至知
璠得衆心恐百姓逼以為主表陳之由是
徵璠為越騎校尉璠亦深慮逼迫被書使
輕至洛陽然後遣家累僑人候脫路難等
相率衛送至都然後辭去南夏遂亂父老

追思弘雖甘棠之詠名伯無以過也

陶侃

兄子臻

臻弟輿

陶侃字士行本鄱陽人也吳平徙家廬江之尋陽父丹吳揚武將軍侃早孤貧爲縣吏鄱陽孝廉范逵嘗過侃時倉卒無以待賓其母乃截髮得雙髮以易酒肴樂飲極歡雖僕從亦過所望及逵去侃追送百餘里逵曰卿欲事郡乎侃曰欲之困於無津耳逵過廬江太守張夔稱美之夔召爲督

郵領樅陽令有能名遷主簿會州部從事之郡欲有所按侃閉門部勒諸吏謂從事曰若鄙郡有違自當明憲直繩不宜相逼若不以禮吾能衡之從事即退夔妻有疾將迎醫於數百里時正寒雪諸綱紀皆難之侃獨曰資於事父以事君小君猶母也安有父母之疾而不盡心乎乃請行衆咸服其義長沙太守萬嗣過廬江見侃虛心敬悅曰君終當有大名命其子與之結友

而去夔察侃爲孝廉至洛陽數詣張華華
初以遠人不甚接遇侃每往神無忤色華
後與語異之除郎中伏波將軍孫秀以亡
國支庶府望不顯中華人士耻爲掾屬以
侃寒宦名爲舍人時豫章國郎中令楊暉
侃州里也爲鄉論所歸侃詣之暉曰易稱
貞固足以幹事陶士行是也與同乘見中
書郎顧榮榮甚竒之吏部郎溫雅謂暉曰
柰何與小人共載暉曰此人非凡器也尚

書樂廣欲會荆揚士人武庫令黃慶進侃
於廣人或非之慶曰此子終當遠到復何
疑也慶後爲吏部令史舉侃補武岡令與
太守呂岳有嫌棄官歸爲郡小中正會劉
弘爲荊州刺史將之官辟侃爲南蠻長史
遣先向襄陽討賊張昌破之弘既至謂侃
曰吾昔爲羊公參軍謂吾其後當居身處
今相觀察必繼老夫矣後以軍功封東鄉
侯邑千戶陳敏之亂弘以侃爲江夏太守

加鷹揚將軍侃備威儀迎母官舍鄉里榮之敏遣其弟恢來寇武昌侃出兵衛之隨郡內史扈瓌問侃於弘曰侃與敏有鄉里之舊居大郡統彊兵脫有異志則荊州無東門矣弘曰侃之忠能吾得之已久豈有是乎侃潛聞之遽遣子洪及兄子臻詣弘以自固弘引為叅軍資而遣之又加侃為督護使與諸軍并力距恢侃乃以運船為戰艦或言不可侃曰用官物討官賊但須

列上有本末耳於是擊恢所向必破侃戎政齊肅凡有虜獲皆分士卒身無私焉後以毋憂去職嘗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化為雙鶴冲天而去時人異之服闋叅東海王越軍事江州刺史華軼表侃為湯武將軍使屯夏口又以臻為叅軍軼與元帝素不平臻懼難作託疾而歸白侃曰華彥夏有憂天下之志而才不足且與琅邪不平難將作矣侃怒遣臻還軼臻遂東歸於帝

帝見之大悅命臻爲參軍加侃奮威將軍
假赤幢曲蓋輅車鼓吹侃乃與華軼告絕
頃之遷龍驤將軍武昌太守時天下饑荒
山夷多斷江劫掠侃令諸將詐作商船以
誘之劫果至生獲數人是西陽王羨之左
右侃即遣兵逼羨令出向賊侃整陣於釣
臺爲後繼羨縛送帳下二十人侃斬之自
是水陸肅清流亡者歸之盈路侃竭資振
給焉又立夷市於郡東大收其利而帝使

侃擊杜弼令振威將軍周訪廣武將軍趙
誘受侃節度侃令二將爲前鋒兄子輿爲
左甄擊賊破之時周顛爲荊州刺史先鎮
潯水城賊掠其良口侃使部將朱伺救之
賊退保冷口侃謂諸將曰此賊必更步向
武昌吾宜還城晝夜三日行可至卿等誰
能忍饑鬪邪部將吳寄曰要欲十日忍饑
晝當擊賊夜分捕魚足以相濟侃曰卿健
將也賊果增兵來攻侃使朱伺等逆擊大

破之獲其輜重殺傷甚衆遣參軍王貢告捷於王敦敦曰若無陶侯便失荊州矣伯仁方入境便爲賊所破不知卽得刺史貢對曰鄙州方有事難非陶龍驤莫可敦然之卽表拜侃爲使持節寧遠將軍南蠻校尉荊州刺史領西陽江夏武昌鎮于沌口又移入沔江遣朱伺等討江夏賊殺之賊王冲自稱荊州刺史據江陵王貢還至竟陵矯侃命以杜曾爲前鋒大督護進軍斬

冲悉降其衆侃召曾不到貢又恐矯命獲罪遂與曾舉兵反擊侃督護鄭攀於沌陽破之又敗朱伺於沔口侃欲退入滇中部將張弈將貳於侃詭說曰賊至而動衆必不可侃惑之而不進無何賊至果爲所敗賊鉤侃所乘艦侃窘急走入小船朱伺力戰僅而獲免張弈竟奔于賊侃坐免官主敦表以侃白衣領職侃復率周訪等進軍入湘使都尉楊舉爲先驅擊杜弼大破之

屯兵于城西侃之佐史辭詣王敦曰州將
陶使君孤根特立從微至著忠允之功所
在有効出佐南夏輔翼劉征南前遇張昌
後屬陳敏侃以偏旅獨當大寇無征不剋
群醜破滅近者王如亂北杜弢跨南二征
奔走一州星馳其餘郡縣所在土崩侃招
攜以禮懷遠以德子來之衆前後累至奉
承指授獨守危阨人往不動人離不散往
年董督徑造湘城志陵雲霄神機獨斷徒

以軍少糧懸不果獻捷然杜弢懼來經
夏口未經信宿建平流人迎賊俱叛侃即
迴軍溯流芟夷醜類至使西門不鍵華圻
無虞者侃之功也明將軍愍此荆楚救命
塗炭使侃統領窮殘之餘寒者衣之饑者
食之比屋相慶有若挾纊江濱孤危地非
重險非可單軍獨能保固故移就高砦以
避其衝賊輕易先至大衆在後侃距戰經
日殺其名帥賊尋大羊相結并力來攻侃

以忠臣之節義無退顧被堅執銳身當戎
行將士奮擊莫不用命當時死者不可勝
數賊衆叅伍更息更戰侃以孤軍一隊力
不獨衛量宜取全以俟後舉而主者責侃
重加黜削侃性謙冲功成身退今奉還所
受唯恐稽遲然某等區區實恐理失於內
事敗於外豪釐之差將致千里使荆蠻乖
離西岬不守脣亡齒寒侵逼無限也軫於
是奏復侃官歿將王貢精卒三千出武陵

江誘五溪夷以舟師斷官運徑向武昌侃
使鄭攀及伏波將軍陶延夜趣巴陵潛師
掩其不備大破之斬千餘級降萬餘口貢
遁還湘城賊中離阻杜歿遂疑張弈而殺
之衆情益懼降者滋多王貢復挑戰侃遥
謂之曰杜歿為益州吏盜用庫錢父死不
奔喪卿本佳人何為隨之也天下寧有白
頭賊乎貢初橫脚馬上侃言訖貢歛容下
脚辭色甚順侃知其可動復令諭之截髮

為信貢遂來降而弑敗走進剋長沙獲其將毛寶高寶梁堪而還王敦深忌侃功將還江陵欲詣敦別皇甫方回及朱伺等諫以為不可侃不從敦果留侃不遣左轉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以王廙為荊州侃之佐吏將士詣敦請留侃敦怒不許侃將鄭攀蘇溫馬儁等不欲南行遂西迎杜曾以距廙敦意攀承侃風言被甲持矛將殺侃出而復迴者數四侃正色曰使君之雄斷

當裁天下何此不決乎因起如廁諮議參軍梅陶長史陳頌言於敦曰周訪與侃親姻如左右手安有斷人左手而右手不應者乎敦意遂解於是設盛饌以餞之侃便夜發敦引其子瞻為參軍侃既達豫章見周訪流涕曰非卿外援我殆不免侃因進至始興先是廣州人背刺史郭訥迎長沙人王機為刺史機復遣使詣王敦乞為交州敦從之而機未發會杜弘據臨賀因機

乞降勸弘取廣州弘遂與溫邵及交州秀才劉沉俱謀反或勸侃且住始興觀察形勢侃不聽直至廣州弘遣使偽降侃知其詐先於封口起發石車俄而弘率輕兵而至知侃有備乃退侃追擊破之執劉沉於小桂又遣部將許高討機斬之傳首京都諸將皆請乘勝擊溫邵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自足耳於是下書諭之邵懼而走追獲於始興以功封柴桑

侯食邑四千戶侃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荅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皆此類也太興初進號平南將軍尋加都督交州軍事及王敦得志上侃復本職加散騎常侍時交州刺史王諒為賊梁碩所陷侃遣將高寶進擊平之以侃領交州刺史錄前後功封次子夏為都亭侯進號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王敦平遷

都督荆雍益梁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
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餘如故楚郢士女
莫不相慶侃性聰敏勤於吏職恭而近禮
愛好人倫終日歛膝危坐閫外多事千緒
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荅筆翰
如涑未嘗壅滯引接踈遠門無停客常語
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
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
於後是自棄也諸叅佐或以談戲廢事者

乃命取其酒噐蒲博之具悉投之于江吏
將則加鞭朴曰樛蒲者牧豬奴戲耳老莊
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
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
達邪有奉饋者皆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
雖微必喜慰賜叅倍若非理得之則切厲
訶辱還其所饋嘗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
稻侃問用此何為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
耳侃大怒曰汝既不佃而戲賊人稻執而

鞭之是以百姓勤於農殖家給人足時造
船木屑及竹頭悉令舉掌之咸不解所以
後正會積雪始晴聽事前餘雪猶濕於是
以屑布地及相溫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
作丁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暨蘇峻
作逆京都不守侃子瞻為賊所害平南將
軍溫嶠要侃同赴朝廷初明帝崩侃不在
顧命之列深以為恨荅嶠曰吾疆場外將
不敢越局嶠固請之因推為盟主侃乃遣

督護龔登率衆赴嶠而又追廻嶠以峻殺
其子重遣書以激怒之侃妻龔氏亦固勸
自行於是便戎服登舟星言兼邁瞻喪至
不臨五月與溫嶠庾亮等俱會石頭諸軍
即欲決戰侃以賊盛不可爭鋒當以歲月
智計擒之累戰無功諸將請於查浦築壘
監軍部將李根建議請立白石壘侃不從
曰若壘不成卿當坐之根曰查浦地下又
在水南唯白石峻極顯固可容數千人賊

來攻不便滅賊之術也侃笑曰卿良將也
乃從根謀夜修曉訖賊見壘大驚賊攻大
業壘侃將救之長史殷羨曰若遣救大業
步戰不如峻則大事去矣但當急攻石頭
峻必救之而大業自解侃又從羨言峻果
棄大業而救石頭諸軍與峻戰陳陵東侃
督護竟陵太守李陽部將彭世斬峻於陣
賊衆大潰峻弟逸復聚衆侃與諸軍斬逸
於石頭初庾亮少有高名以明穆皇后之

兄受顧命之重蘇峻之禍職亮是由及石
頭平懼侃致討亮用溫嶠謀詣侃拜謝侃
遽止之曰庾元規乃拜陶士行邪王導入
石頭城令取故節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
是導有慚色使人屏之侃旋江陵尋以為
侍中太尉加羽葆鼓吹改封長沙郡公邑
三千戶賜絹八千匹加都督交廣寧七州
軍事以江陵偏遠移鎮巴陵遣諮議參軍
張誕討五谿夷降之屬後將軍郭默矯詔

襲殺平南將軍劉胤輒領江州侃聞之曰
此必詐也遣將軍宋夏陳脩率兵據湓口
侃以大軍繼進默遣使妓婢絹百匹馮中
詔呈侃叅佐多諫曰默不被詔豈敢為此
事若進軍宜待詔報侃厲色曰國家年小
不出胸懷且劉胤為朝廷所禮雖方任非
才何緣猥加極刑郭默虓勇所在暴掠以
大難新除威網寬簡欲因隙會騁其縱橫
耳故使上表討默與王導書曰郭默殺方

州即用為方州害宰相便為宰相乎導荅
曰默居上流之勢加有舩艦成資故苞含
隱忍使其有地一月潛嚴足下軍到是以
得風發相赴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
邪侃省書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侃既至
默將宗侯縛默父子五人及默將張丑詣
侃降侃斬默等默在中原數與石勒等戰
賊畏其勇聞侃討之兵不血刃而擒也益
畏侃蘇峻將馮鐵殺侃子奔于石勒勒以

爲戍將侃告勒以故勒召而殺之詔侃都督江州領刺史增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掾屬十二人侃旋于巴陵因移鎮武昌侃命張夔子隱爲參軍范逵子珽爲湘東太守辟劉弘曾孫安爲掾屬表論梅陶凡微時所荷一殮咸報遣子斌與南中郎將桓宣西伐樊城走石勒將郭敬使兄子臻竟陵太守李陽等共破新野遂平襄陽拜大將軍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

不名上表固護曰臣非貪榮於疇昔而虛譏於今日事有合於時宜臣豈敢與陛下有違理有益於聖世臣豈與朝廷作異臣常欲除諸浮長之事遣諸虛假之用非獨臣身而已若臣杖國威靈梟雄斬勒則又何以加咸和七年六月疾篤又上表遜位曰臣少長孤寒始領有限過蒙聖朝歷世殊恩陛下睿鑒寵靈弥泰有始必終自古而然臣年垂八十位極人臣啓手啓足當

復何恨但以陛下春秋尚富餘寇不誅山陵未反所以憤愾無懷不能已已臣雖不知命年時已邁國恩殊特賜封長沙隕越之日當歸骨國土臣父母舊葬今在尋陽緣存處亡無心分違已勒國臣脩遷之事刻以來秋奉迎窀穸葬事訖乃告老下藩不圖所患遂爾縣篤伏枕感結情不自勝臣間者猶為犬馬之齒尚可小延欲為陛下西平李雄北吞石季龍是以遣母丘與

於巴東授桓宣於襄陽良圖未叙於此長乖此方之任內外之要願陛下速選臣代使必得良才奉宣王猷遵成臣志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陛下雖聖姿天縱英奇日新方事之殷當賴群儁司徒導鑒識經遠光輔三世司空鑒簡素貞正內外惟允平西將軍亮雅量詳明器用周時即陛下之周召也獻替疇諮敷融政道地平天成四海幸賴謹遣左長史殷羨奉送所假節麾

幢曲盖侍中貂蟬太尉章荆江州刺史印
傳祭戟仰戀天恩悲酸感結以後事付右
司馬王愆期加督護統領文武侃輿車出
臨津就舩明日薨于樊谿時年七十六成
帝下詔曰故使持節侍中太尉都督荆江
雍梁交廣益寧八州諸軍事荆江二州刺
史長沙郡公經德蘊哲謀猷弘遠作藩于
外八州肅清動王于內皇家以寧乃者桓
文之勳伯舅是憑方賴大猷俾屏予一人

前進位大司馬禮秩榮命未及加崇昊天
不弔奄忽薨殂朕用震悼于厥心今遣兼
鴻臚追贈大司馬假衮章祠以太牢魂而
有靈嘉茲寵榮又策謚曰桓祠以太牢侃
遺令葬國南一十里故吏刊石碑畫像於
武昌西侃在軍四十一載雄毅有權明悟
善決斷自南陵迄于白帝數千里中路不
拾遺蘇峻之役庾亮輕進失利亮司馬殷
融詣侃謝曰將軍為此非融等所裁將軍

王章至曰章自爲之將軍不知也侃曰昔
殷融爲君子王章爲小人今王章爲君子
殷融爲小人侃性纖密好問頗類趙廣漢
嘗課諸營種柳都尉夏拖盜官柳植之於
已門侃後見駐車問曰此是武昌西門前
柳何因盜來此種拖惶怖謝罪時武昌號
爲多士殷浩庾翼等皆爲佐吏侃每飲酒
有定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浩等勸更少
進侃悽懷良久曰年少曾有酒失亡親見

約故不敢踰議者以武昌北岸有邾城宜
分兵鎮之侃每不荅而言者不已侃迺渡
水獵引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而衛寇
正以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
接群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
引寇虜迺致禍之由非禦寇也且吳時此
城乃三萬兵守今縱有兵守之亦無益於
江南若羯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
後庾亮戍之果大敗季年懷止足之分不

與朝權未亡一年欲遜位歸國佐吏等苦
留之及疾篤將歸長沙軍資器仗牛馬舟
船皆有定簿封印倉庫自加管鑰以付主
衍期然後登舟朝野以爲美談將出府門
顧謂愆期曰老子婆娑正坐諸君輩尚書
梅陶與親人曹識書曰陶公機神明鑒似
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
也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恒得法外意
其爲世所重如此然媵妾數十家僮千餘

珍竒寶貨富於天府或云侃少時漁於雷
澤網得一織梭以挂于壁有頃雷雨自化
爲龍而去又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
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門不得入闔者以杖
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及寤左腋猶痛又
嘗如廁見一人朱衣介幘斂板曰以君長
者故來相報君後當爲公位至八州都督
有善相者師圭謂侃曰君左手中指有豎
理當爲公若徹於上貴不可言侃以針決

之見血灑壁而為公字以紙裹手公字愈明及都督八州據上流握彊兵潛有窺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侃有子十人唯洪瞻夏琦旗斌稱範公見舊史餘者並不顯洪辟丞相掾早卒

瞻字道真少有才器歷廣陵相廬江建昌二郡太守遷散騎常侍都亭侯為蘇峻所害追贈大鴻臚謚愍悼世子以夏為世子及送侃喪還長沙夏與斌及稱各擁兵數

千以相圍既而解散斌先往長沙悉取國中器仗財物夏至殺斌庾亮上疏曰斌雖醜惡罪在難忍然王憲有制骨肉至親親運刀鋸以刑同體傷父母之恩無惻隱之心應加放黜以懲暴虐亮表未至都而夏病卒詔復以瞻息弘韻侃爵仕至光祿勳卒子綽之嗣綽之卒子延壽嗣宋受禪降為吳昌侯五百戶

琦司空掾

旗歷位散騎常侍柳縣開國伯咸和末爲
散騎侍郎性甚凶暴卒子定嗣卒子叡之
嗣卒子謙之嗣宋受禪國除

斌尚書郎

稱東中郎將南平太守南蠻校尉假節性
虓勇不倫與諸弟不協後加建威將軍咸
康五年庾亮以稱爲監江夏隨義陽三郡
軍事南中郎將江夏相以本所領二千人
自隨到夏口輕將二百人下見亮亮大會

吏佐責稱前後罪惡稱拜謝因罷出亮使
人於閭外收之棄市亮上疏曰案稱大司
馬侃之孽子父亡不居喪位荒耽于酒昧
利偷榮擅攝五郡自謂監軍輒召王官聚
之軍府故車騎將軍劉弘曾孫安寓居江
夏及將楊恭趙韶並以言色有忤稱放聲
當殺安恭懼自赴水而死韶於獄自盡將
軍郭開從稱往長沙赴喪稱疑開附其兄
弟乃反縛懸頭於帆檣仰而彈之鼓棹渡

江二十餘里觀者數千莫不震駭又多藏
匿府兵收坐應死臣猶未忍直上且免其
司馬稱肆縱醜言無所顧忌要結諸將欲
阻兵構難諸將惶懼莫敢酬荅由是奸謀
未即發露臣以侃勳勞王室是以依違容
掩故表爲南中郎將與臣相近思欲有以
匡救之而稱材狼愈甚發言激切不忠不
孝莫此之甚苟利社稷義有專斷輒牧稱
伏法

範最知名太元初爲光祿勳

岱散騎侍郎

臻字彥遐有勇略智謀賜爵當陽亭侯咸
和中爲南郡太守領南蠻校尉假節卒官
追贈平南將軍謚曰肅

臻弟輿果烈善戰以功累遷武威將軍初
賊張弈本中州人元康中被差西征遇夫
下亂遂留蜀至是率三百餘家欲就杜弢
爲侃所獲諸將請殺其丁壯取其妻息輿

晉書卷之三十一
曰此本官兵數經戰陣可赦之以爲用侃
赦之以配輿及侃與杜弢戰敗賊以桔槔
打沒官軍船艦軍中失色輿率輕舸出其
上流以擊之所向輒剋賊又率衆將焚侃
輜重輿又擊破之自是每戰輒剋賊望見
輿軍相謂曰避陶武威無敢當者後輿杜
弢戰輿被重創卒侃哭之慟曰喪吾家寶
三軍皆爲之垂泣詔贈長沙太守

史臣曰古者明王之建國也下料疆宇列
爲九州輔相立功咨于四岳所以仰希齊
政俯寄宣風備連率之儀威騰閭外總頒
條之務禮縟區中委稱其才甘棠以之流
詠據非其德讎餉以是興嗟中朝叔世要
荒多阻分符建節並系天綱和季以同里
之情申盧縮之契居方牧之地振吳起之
風自幽徂荆亟斂豺狼之迹舉賢登善窮
撥孔翠之毛由是吏民畢力華夷順命一
州清晏恬波於沸海之中百城安堵靜稷

於稽天之際猶獨稱善政何其寡歟易云
貞固足以幹事於征南見之矣士行望非
世族俗異諸華拔萃陬落之間比肩髦雋
之列超居外相宏揔上流布澤懷遠則嚴
城靜析釋位匡主則淪鼎再寧元規以戚
里之崇挹其膺而下拜茂弘以保衡之貴
服其言而動色望隆分陝理則宜然至於
時屬雷屯富逾天府潛有包藏之志顧思
折翼之祥悖夫夫子曰人無求備斯言之

信於是有徵

贊曰和季承恩建旟南服威靜荆塞化揚
江澳戮力天朝匪忘忠肅長沙勤王擁旆
戎場任隆三事功宣一匡繫賴之重匪伊
舟航

列傳第三十六 晉書六十六

音義

研音硯集

古堯反

沔鄉

與之反

襦

日朱反

醪

音勞

勸音邁

璠音繁逵渠追反髮皮義反樅陽七容反暉暉字林曰明也

丁角反弢吐高反濤音尋冷力丁反沌音策湏音云帽音涉

反素遡所御反鍵其輦反圻渠希反祚子各反

反母音挑徒了反頒布還反百蒲歷反撲普木反

樗勅居反睹陟魚反訶呼何反把傳下反湓蒲奔反玼

遙音遙浮長直亮反愾許既反又反毋丘音無傳知戀反

榮音啓梭蘇和反衰於輒反窳羊朱反舸古我反既子侯

反毛音髦江澳於六反

列傳第三十七 晉書六十七 御撰

溫嶠

溫嶠字太真司徒羨弟之子也父愴河東太守嶠性聰敏有識量博學能屬文少以孝悌稱於邦族風儀秀整美於談論見者皆愛悅之年十七州郡辟召皆不就司隸命為都官從事散騎常侍吏散有重名而頗聚斂嶠舉奏之京都振肅後舉秀才灼然司徒辟東閣祭酒補上黨潞令平北

將軍劉琨妻嶠之從母也琨深禮之請為
叅軍琨遷大將軍嶠為從事中郎上黨太
守加建威將軍督護前鋒軍事將兵討石
勒屢有戰功琨遷司空以嶠為右司馬于
時并土荒殘寇盜羣起石勒劉聰跨帶疆
場嶠為之謀主琨所憑恃焉屬二都傾覆
社稷絕祀元帝初鎮江左琨誠繫王室謂
嶠曰昔班彪識劉氏之復興馬援知漢光
之可輔今晉祚雖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

河朔使卿延譽江南子其行乎對曰嶠雖
無管張之才而明公有桓公之志欲建匡
合之功豈敢辭命乃以為左長史檄告華
夷奉表勸進嶠既至引見具陳琨忠誠志
在效節因說社稷無主天人係望辭旨慷
慨舉朝屬自帝器而嘉焉王導周顛謝琨
庾亮桓彝等並與親善于時江左草創綱
維未舉嶠殊以為憂及見王導共談歡然
曰江左自有管夷吾吾復何慮屢求反命

不許會琨為段匹碑所害嶠表現琨忠誠雖
勳業不遂然家破身亡宜在褒崇以慰海
內之望帝然之除散騎侍郎初嶠欲將命
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去其後母亡
嶠阻亂不獲歸葬由是固讓不拜苦請北
歸詔三司八坐議其事皆曰昔伍員志復
私讎先假諸侯之力東奔闔閭位為上將
然後鞭荆王之尸若嶠以母夫葬沒在胡
虜者乃應竭其智謀仰憑皇靈使逆寇冰

消反哀墓次豈可稍以乖嫵廢其遠圖哉
嶠不得已乃受命後歷驃騎王導長史遷
太子中庶子及在東宮深見寵遇太子與
為布衣之交數陳規諷又獻侍臣箴甚有
弘益時太子起西池樓觀頗為勞費嶠上
疏以為朝廷草創巨寇未滅宜應儉以率
下務農重兵太子納焉王敦舉兵內向六
軍敗績太子將自出戰嶠執鞚諫曰臣聞
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武如何萬乘儲副

而以身輕天下太子乃止明帝即位拜侍
中機密大謀皆所參綜詔命文翰亦悉豫
焉俄轉中書令嶠有棟梁之任帝親而倚
之甚為王敦所忌因請為左司馬敦阻兵
不朝多行陵縱嶠諫敦曰昔周公之相成
王勞謙吐握豈好勤而惡逸哉誠由處大
任者不可不爾而公自還輦轂入輔朝政
闕拜覲之禮簡人臣之儀不達聖心者莫
不於邑昔帝舜服事唐堯伯禹竭身虞庭

文王雖盛臣節不墮故有庇人之大德必
有事君之小心俾芳烈奮乎百世休風流
乎萬祀至聖遺軌所不宜忽願思舜禹文
王服事之勤惟公自吐握之事則天下幸
甚敦不納嶠知其終不悟於是謬為設敬
綜其府事干說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
為之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
知人之稱鳳聞而悅之深結好於嶠會丹
楊尹缺嶠說敦曰京尹輦轂喉舌宜得文

武兼能公宜自選其才若朝廷用人或不
盡理軫然之間嶠誰可作者嶠曰愚謂錢
鳳可用鳳亦推嶠嶠爲辭之軫不從表補
丹楊尹嶠猶懼錢鳳爲之姦謀因軫錢別
嶠起行酒至鳳前鳳未及飲嶠因爲醉以
手版擊鳳憤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温太真
行酒而敢不飲軫以爲醉兩釋之臨去言
別涕泗橫流出閣復入如是再三然後即
路及發後鳳入說軫曰嶠於朝廷甚密而

與庾亮深交未必可信軫曰太直昨醉小
加聲色豈得以此便相讒貳由是鳳謀不
行而嶠得還都乃具奏軫之逆謀請先爲
之備及軫構逆加嶠中壘將軍持節都督
東安北部諸軍事軫與王導書曰太直別
來幾日作如此事表誅姦臣以嶠爲首募
生得嶠者當自拔其舌及王含錢鳳奄至
都下嶠燒朱雀桁以挫其鋒帝怒之嶠曰
今宿衛寡弱徵兵未至若賊豕突危及社

稷陛下何惜一橋賊果不得渡嶠自率衆
與賊夾水戰擊王含敗之復督劉遐追錢
鳳於江寧事平封建寧縣開國公賜絹五
千四百匹進號前將軍時制王敦綱紀除
名叅佐禁固嶠上疏曰王敦剛愎不仁忍
行殺戮親任小人踈遠君子朝廷所不能
抑骨肉所不能間處其朝者恒懼危亡故
人士結舌道路以目誠賢人君子道窮數
盡遵養時晦之辰也且彰為大逆之日拘

錄人士自免無路原其私心豈遑晏處如
陸玩羊曼劉胤蔡謨郭璞常與臣言備知
之矣必其凶悖自可罪人斯得如其枉入
姦黨爰施之以寬加以玩等之誠聞於聖
聽當受同賊之責實負其心陛下仁聖含
私思求允中臣階緣博納干非其事誠在
愛才不忘忠益帝從之是時天下凋弊國
用不足詔公卿以下詣都坐論時政之所
先嶠因奏軍國要務其一曰祖約退舍壽

陽有將來之難今二方守禦為功尚易淮
泗都督爰竭力以資之選名重之士配征
兵五千人又擇一偏將將二千兵以益壽
陽可以保固徐豫援助司土其二曰一夫
不耕必有受其饑者今不耕之夫動有萬
計春廢勸課之制冬峻出租之令下未見
施惟賦是聞賦不可以已當思令百姓有
以殷實司徒置田曹掾州一人勸課農桑
察吏能否今宜依舊置之必得清恪奉公

足以宣示惠化者則所益實弘矣其三曰
諸外州郡將兵者及都督府非臨敵之軍
且田且守又先朝使五校出田今四軍五
校有兵者及護軍所統外軍可分遣二軍
出并屯要處緣江上下皆有良田開荒須
一年之後即易且軍人累重者在外有樵
採蔬食之人於事為便其四曰建官以理
世不以私人也如此則官寘而材精周制
六卿莅事春秋之時入作卿輔出將三軍

後代建官漸多誠由事有煩簡耳然今江南六州之土尚又荒殘方之平日數十分之一耳三省軍校無兵者九府寺署可有并相領者可有省半者粗計閑劇隨事減之荒殘之縣或同在一城可并合之如此選既可精祿俸可優令足代耕然後可責以清公耳其五曰古者親耕籍田以供粢盛舊制籍田廩犧之官今臨時市求既上黷至斫下費生靈非所以虔奉宗廟蒸嘗

之官宜如舊制立此二官其六曰使命愈遠益宜得才宣揚王化延譽四方人情不樂遂取卑品之人虧辱國命生長患害故宜重其選不可減二千石見居二品者其七曰罪不相及古之制也近者大逆誠由凶戾凶戾之甚一時權用今遂施行非聖朝之令典宜如先朝除三族之制議奏多納之帝疾篤矯與王導郗鑒庾亮陸曄卞壺等同受顧命時歷陽太守蘇峻藏匿亡

命朝廷疑之征西將軍陶侃有威名于荆
楚又以西夏為虞故使嶠為上流形援咸
和初代應詹為江州刺史持節都督平南
將軍鎮武昌甚有惠政甄異行能親祭徐
孺子之墓又陳豫章十郡之要寔以刺史
居之尋陽濱江都督應鎮其地今以州帖
府進退不便且古鎮將多不領州皆以文
武形勢不同故也寔選單車刺史別撫豫
章專理黎庶詔不許在鎮見王彥畫像曰

郭大逆寔加斲棺之戮受崔杼之刑古人
蓋棺而定謚春秋大居正崇王父之命未
有受戮於天子而圖形於羣下命削去之
嶠聞蘇峻之徵也慮必有變求還朝以備
不虞不聽未幾而蘇峻果反嶠屯尋陽遣
督護王愨期西陽太守鄧嶽番陽內史紀
瞻等率舟師赴難及京師傾覆嶠聞之號
慟人有候之者悲哭相對俄而庾亮來奔
宣太后詔進嶠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嶠曰今日之急殄寇為先未效勲庸而逆受榮寵非所聞也何以示天下乎固辭不受時亮雖奔敗嶠每推崇之分兵給亮遣王愆期等要陶侃同赴國難侃恨不受顧命不許嶠初從之後用其部將毛寶說復固請侃行語在寶傳初嶠與庾亮相推為盟主嶠從弟充言於嶠曰征西位重兵疆宜共推之嶠於是遣王愆期奉侃為盟主侃許之遣督護龔登率兵詣嶠嶠於是列

上尚書陳峻罪狀有衆七千灑泣登舟移告四方征鎮曰賊臣祖約蘇峻同惡相濟用生邪心天奪其魄死期將至譴負天地自絕人倫寇不可縱互增軍討撲輒屯次湓口即日護軍庾亮至宣太后詔寇逼宮城王旅撓敗出告藩臣謀寧社稷後將軍郭默冠軍將軍趙胤奮武將軍龔保與嶠督護王愆期西陽太守鄧嶽鄱陽內史紀瞻率其所領相尋而至逆賊肆凶陵蹈宗

廟火延宮掖矢流太極二御幽逼宰相困
迫殘虐朝士劫辱子女承問悲惶精魂飛
散嶠闇弱不武不能殉難哀恨自咎五情
摧墮慙負先帝託寄之重義在畢力死而
後已今躬率所統為士卒先催進諸軍一
時電擊西陽太守鄧嶽尋陽太守褚誕等
連旗相繼宣城內史桓彝已勒所屬屯濱
江之要江夏相周撫乃心求征軍已向路
昔包胥楚國之微臣重趼致誠義感諸侯

蘭相如趙邦之陪隸耻君之辱按劍秦庭
皇漢之季董卓作亂劫遷獻帝虐害忠良
關東州郡相率同盟廣陵功曹臧洪郡之
小吏耳登壇唾血涕淚橫流慷慨之節實
厲羣后况今居台鼎據方州列名邦受國
恩者哉不期而會不謀而同不亦互乎二
賊合衆不盈五千且外畏胡寇城內饑乏
後將軍郭默即於戰陣俘殺賊千人賊今
雖殘破都邑其宿衛兵人即時出散不為

賊用且祖約情性褊陋忌剋不仁蘇峻小子惟利是視殘酷驕猜權相假合江表興義以抗其前疆胡外寇以躡其後運漕隔絕資食空懸內之外孤勢何得久羣公征鎮職在禦侮征西陶公國之耆德忠肅義正勲庸弘著諸方鎮州郡咸齊斷金同稟規略以雪國耻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嶠雖怯劣忝據一方賴忠賢之規文武之功君子竭誠小人盡力高操之士故褐而從戎

負薪之徒匍匐而赴命率其私僕致其私杖人士之誠竹帛不能載也豈嶠無德而致之哉士稟義風人感皇澤且護軍庾公帝之元舅德望隆重率郭後軍趙襲三將與嶠戮力得有資憑且悲且慶若朝廷之不泯也其各明率所統無後事機賞募之信明如日月有能斬約嶠者封五等侯賞布萬匹夫忠為令德為仁由已萬里一契義不在言也時陶侃雖許自下而未發復

追其督護龔登嶠重與侃書曰僕謂軍有
進而無退豈增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近
言於盟府尅後月半大舉南康建安晉安
三郡軍竝在路次同赴此會惟須仁公所
統至便齊進耳仁公今召軍還疑惑遠近
成敗之由將在於此僕才輕任重實憑仁
公篤愛遠稟成規至於首啓戎行不敢有
辭僕與仁公當如常山之蛇首尾相衛又
辰齒之喻也恐惑者不達高旨將謂仁公

緩於討賊此聲難追僕與仁公竝受方嶽
之任安危休感理既同之且自頃之顧綢
繆往來情深義重著於人士之口一旦有
急亦望仁公悉衆見救况社稷之難惟僕
偏當一州州之文武莫不翹企假令此州
不守約峻樹置官長於此荆楚西逼疆胡
東接逆賊因之以饑饉將來之危乃當甚
於此州之今日也以大義言之則社稷顛
覆主辱臣死公進當為大晉之忠臣參桓

文之義開國承家銘之天府退當以慈父
雪愛子之痛約峻凶逆無道囚制人士裸
其五形近日來者不可忍見骨肉生離痛
感天地人心齊一咸皆切齒今之進討若
以石投邠耳今出軍既緩復召兵還人心
乖離是為敗於幾成也願深察所陳以副
三軍之望峻時殺侃子瞻由是侃激勵遂
率所統與嶠亮同赴京師戎卒六萬旌旗
七百餘里鈺鼓之聲震於百里直指石頭

次于蔡洲侃屯查浦嶠屯沙門浦時祖約
據歷陽與峻為首尾見嶠等軍盛謂其黨
曰吾本知嶠能為四公子之事今果然矣
峻聞嶠將至逼大駕幸石頭時峻軍多馬
南軍杖舟楫不敢輕與交鋒用將軍李根
計據白石築壘以自固使庾亮守之賊步
騎萬餘來攻不下而退追斬二百餘級嶠
又於四望磯築壘以逼賊曰賊必爭之設
伏以逸待勞是制賊之一奇也是時義軍

屢戰失利嶠軍食盡陶侃怒曰使君前云
不憂無將士惟得老僕為主耳今數戰皆
北良將安在荊州接胡蜀二虜倉廩當備
不虞若復無食僕便欲西歸更思良策但
今歲計殄賊不為晚也嶠曰不然自古成
監師克在和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拔官
渡以寡敵衆杖義故也峻約小豎為海內
所患今日之舉決在一戰峻勇而無謀藉
驕勝之勢自謂無前今挑之戰可一鼓而

擒也柰何捨垂立之功設進退之計且天
子幽逼社稷危殆四海臣子肝腦塗地嶠
等與公竝受國恩是致命之日事若克濟
則臣主同祚如其不捷身雖灰滅不足以
謝責于先帝今之事勢義無旋踵騎猛獸
安可中下哉公若違衆獨反人心必沮沮
衆敗事義旗將廻指於公矣侃無以對遂
留不去嶠於是創建行廟廣設壇場告皇
天后土祖宗之靈親讀祝文聲氣激揚流

涕覆面三軍莫能仰視其日侃督水軍向石頭亮嶠等率精勇一萬從白石以挑戰時峻勞其將士因醉突陣馬蹶為侃將所斬峻弟逸及子碩嬰城自固嶠乃立行臺布告天下凡故吏二千石臺郎御史以下皆令赴臺於是至者雲集司徒王導因奏嶠侃錄尚書遣間使宣旨竝讓不受賊將匡術以臺城來降為逸所擊求救於嶠江州別駕羅洞曰今水暴長救之不便不如

攻榻杭榻杭軍若敗術圍自解嶠從之遂破賊石頭軍奮威長史滕含抱天子奔于嶠船時陶侃雖為盟主而處分規略一出於嶠及賊滅拜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封始安郡公邑三千戶初峻黨路永匡術賈寧中塗悉以衆歸順王導將裒顯之嶠曰術輩首亂罪莫大焉晚雖改悟未足以補前失全其首領為幸已過何可復寵授哉導無以奪朝議將留輔政

嶠以導先帝所任固辭還藩復以京邑荒
殘資用不給嶠借資蓄具器用而後旋于
武昌至牛渚磯水深不可測世云其下多
怪物嶠遂燬犀角而照之須臾見水族覆
火竒形異狀或乘馬車著赤衣者嶠其夜
夢人謂已曰與君幽明道別何意相照也
意甚惡之嶠先有齒疾至是拔之因中風
至顛未旬而卒時年四十二江州士庶聞
之莫不相顧而泣帝下冊書曰朕以眇身

纂承洪緒不能光闡大道化洽時雍至乃
狂狡滔天社稷危逼惟公明臨特達識心
經遠懼皇綱之不維忿凶寇之縱暴唱率
羣后五州響應首啓戎行元惡授馘王室
危而復安三光幽而復明功格宇宙勲著
八表方賴大猷以拯區夏天不憖遺早世
薨殂朕用痛悼於厥心夫褒德銘勲先王
之明典今追贈公侍中大將軍持節都督
刺史公如故賜錢百萬布千匹謚曰忠武

祠以太牢初葬于豫章後朝廷追嶠勲德
將為造大墓于元明二帝陵之北陶侃上
表曰故大將軍嶠忠誠著于聖世勲義感
于人神非臣筆墨所能稱陳臨卒之際與
臣書別臣藏之篋笥時時省視每一思述
未嘗不中夜撫膺臨飯酸噎人之云亡嶠
實當之謹寫嶠書上呈伏惟陛下既垂御
省傷其情自死不忘忠身沒黃泉追恨國
耻獎臣戮力救濟艱難使亡而有知抱恨

結草豈樂今日勞費之事願陛下慈恩停
其移葬使嶠棺柩無風波之危魂靈安于
后土詔從之其後嶠後妻何氏卒子放之
便載喪還都詔葬建平陵北并贈嶠前妻
王氏及何氏始安夫人印綬放之嗣爵少
歷清官累至給事黃門侍郎以貧求為交
州朝廷許之王述與會稽王牋曰放之溫
嶠之子宜見優異而投之嶺外竊用愕然
願遠存周禮近參人情則望實惟允時竟

不納放之既至南海甚有威惠將征林邑
交趾太守杜寶別駕阮朗竝不從放之以
其沮衆誅之勒兵而進遂破林邑而還卒
于官第式之新建縣侯位至散騎常侍

郗鑒

子愔

愔子超

愔弟曇

鑒叔父隆

郗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漢御史大夫慮
之玄孫也少孤貧博覽經籍躬耕隴畝吟
詠不倦以儒雅著名不應州命趙王倫辟

為掾知倫有不臣之迹稱疾去職及倫篡
其黨皆至大官而鑒閉門自守不染逆節
惠帝反正參司空軍事累遷太子中舍人
中書侍郎東海王越辟為主簿舉賢才不
行征東大將軍苟晞檄為從事中郎晞與
越方以力爭鑒不應其召從兄旭晞之別
駕恐禍及已勸之赴召鑒終不廻晞亦不
之逼也及京師不守寇難鋒起鑒遂陷於
陳午賊中邑人張寔先求交于鑒鑒不許

至是寔於午營來省鑒疾既而卿鑒鑒謂寔曰相與邦壤義不及通何可怙亂至此邪寔大慙而退午以鑒有名於世將逼為主鑒逃而獲免午尋潰散鑒得歸鄉里于時所在饑荒州中之士素有感其恩義者相與資贍鑒復分所得以贖宗族及鄉曲孤老賴而全濟者甚多咸相謂曰今天子播越中原無伯當歸依仁德可以後亡遂共推鑒為主舉千餘家俱避難於魯之澤

山元帝初鎮江左承制假鑒龍驤將軍兗州刺史鎮鄒山時荀藩用李述劉理用元子演竝為兗州各屯一郡以力相傾闔州編戶莫知所適又徐龕石勒左右交侵日尋干戈外無救援百姓饑饉或掘野鼠蟄鷺而食之終無叛者三年間衆至數萬帝就加輔國將軍都督兗州諸軍事永昌初徵拜領軍將軍既至轉尚書以疾不拜時明帝初即位王敦專制內外危逼謀杖鑒

為外援由是拜安西將軍兗州刺史都督揚州江西諸軍假節鎮合肥郭忌之表為尚書令徵還道經姑孰與郭相見郭謂曰樂彥輔短才耳後生流宕言違名檢考之以實豈勝滿武秋邪鑒曰擬人必于其倫彥輔道韻平淡體識冲粹處傾危之朝不可得而親疏及愍懷太子之廢可謂柔而有正武秋失節之士何可同日而言郭曰愍懷廢徙之際交有危機之急人何能以

死守之乎以此相方其不減明矣鑒曰丈夫既繫身北面義同在三豈可偷生屈節覲顏天壤邪苟道數終極固當存亡以之耳郭素懷無君之心聞鑒言大忿之遂不復相見拘留不遣郭之黨與諸毀日至鑒舉止自若初無懼心郭謂錢鳳曰郗道徽儒雅之士名位既重何得害之乃放還臺鑒遂與帝謀滅郭既而錢鳳攻逼京都假鑒節加衛將軍都督從駕諸軍事鑒以無

益事實固辭不受軍號時議者以王含錢
鳳衆力百倍苑城小而不固宜及軍勢未
成大駕自出距戰鑿曰羣逆縱逸其勢不
可當可以筭屈難以力競且含等號令不
一抄盜相尋百姓懲往年之暴皆人自爲
守乘逆順之勢何往不尅且賊無經略遠
圖惟恃豕突一戰曠日持久必啓義士之
心令謀猷得展今以此弱力敵彼疆寇決
勝負於一朝定成敗於呼吸雖有申胥之

徒義存投袂何補於旣往哉帝從之鑒以
尚書令領諸屯營及鳳守平溫嶠上議請
宥新佐吏鑒以爲先王崇君臣之教故貴
伏死之節昏亡之主故開待放之門王敦
佐吏雖多逼迫然居迷亂之朝無出關之
操準之前訓宜加義責又奏錢鳳母年八
十宜蒙全宥乃從之封高平侯賜絹四千
八百匹帝以其有器望萬機動靜輒問之
乃詔監金特草上表疏以從簡易王導議欲

贈周札官鑒以爲不合語在札傳導不從鑒於是駁之曰敦之逆謀履霜日久緣札開門令王師不振若敦前者之舉義同桓文則先帝可爲幽厲邪朝臣雖無以難而不能從俄而遷車騎將軍都督徐兗青三州軍事兗州刺史假節鎮廣陵尋而帝崩鑒與王導卞壺溫嶠庾亮陸曄等竝受遺詔輔少主進衛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咸和初領徐州刺史及祖

約蘇峻反鑒聞難便欲率所領東赴詔以北寇不許於是遣司馬劉矩領三千人宿衛京都尋而王師敗績矩遂退還中書令庾亮宣太后口詔進鑒爲司空鑒去賊密邇城孤糧絕人情業業莫有固志奉詔流涕設壇場刑白馬大誓三軍曰賊臣祖約蘇峻不恭天命不畏王誅凶戾肆逆干國之紀陵汨五常侮弄神器遂制脅幽主拔本塞原殘害忠良禍虐黎庶使天地神祇

靡所依歸是以率土怨酷兆庶泣血咸願
奉辭罰罪以除元惡昔戎狄泯周齊桓糾
盟董卓陵漢羣后致討義存君親古今一
也今主上幽危百姓倒懸忠臣正士志存
報國凡我同盟旣盟之後戮力一心以救
社稷若二寇不梟義無偷安有渝此盟明
神殛之鑿登壇慷慨三軍爭為用命乃遣
將軍夏侯長等間行謂平南將軍溫嶠曰
今賊謀欲挾天子東入會稽互先立營壘

屯據要害旣防其越逸又斷賊糧運然後
靜鎮京口清驛以待賊賊攻城不拔野無
所掠東道旣斷糧運自絕不過百日必自
潰矣嶠深以為然及陶侃為盟王進鑿都
督揚州八郡軍事時撫軍將軍王舒輔軍
將軍虞潭皆受鑿節度率衆渡江與侃會
于茄子浦鑿築白石壘而據之會舒潭戰
不利鑿與後將軍郭默還丹徒立大業曲
阿慶亭三壘以距賊而賊將張健來攻大

業城中乏水郭默窘迫遂突圍而出三軍
失色參軍曹納以為大業京口之扞一旦
不守賊方軌而前勸鑒退還廣陵以俟後
舉鑒乃大會僚佐責納曰吾蒙先帝厚顧
荷託付之重正復捐軀九泉不足以報今
疆寇在郊衆心危迫君腹心之佐而生長
異端當何以率先義衆鎮一三軍邪將斬
之久而乃釋會峻死大業圍解及蘇逸等
走吳興鑒遣參軍李閔追斬之降男女萬

餘口拜司空加侍中解八郡都督更封南
昌縣公以先爵封其子曇時賊帥劉劼聚
衆數千浮海抄東南諸縣鑒遂城京口加
都督揚州之晉陵吳郡諸軍事率衆討平
之進位太尉後以寢疾上疏遜位曰臣疾
彌留遂至沉篤自忖氣力差理難冀有生
有死自然之分但忝位過才曾無以報上
慙先帝下愧日月伏枕哀歎抱恨黃泉臣
今虛乏救命朝夕輒以府事付長史劉遐

乞骸骨歸丘園惟願陛下崇山海之量弘
濟大猷任賢使能事從簡易使康哉之歌
復興於今則臣雖死猶生之日耳臣所統
錯雜率多北人或逼遷徙或是新附百姓
懷土皆有歸本之心臣宣國恩示以好惡
處與田宅漸得少安聞臣疾篤衆情駭動
若當北渡必啓寇心太常臣謨平簡貞正
素望所歸謂可以為都督徐州刺史臣亡
元息晉陵內史邁謙愛養士甚為流亡所

宗又是臣門戶子弟堪任兗州刺史公家
之事知無不為是以敢希祁奚之舉跡奏
以蔡謨為鑒軍司鑒尋夢時年七十一帝
朝嘯哭于朝堂遣御史持節護喪事贈一
依溫嶠故事冊曰惟公道德冲邃體識弘
遠忠亮雅正行為世表歷位內外勲庸彌
著乃者約峻狂狡毒流朝廷社稷之危賴
公以寧功侔古烈勲邁桓文方倚大猷藩
翼時難昊天不弔奄忽薨殂朕用震悼于

厥心夫爵以顯德謚以表行所以宗明軌
迹丕揚徽勛今贈太宰謚曰文成祠以太
牢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初鑒值永嘉喪亂
在鄉里甚窮綏鄉人以鑒名德傳共飴之
時兄子邁外甥周翼竝小常攜之就食鄉
人曰各自饑困以君賢欲共相濟耳恐不
能兼有所存鑒於是獨往食訖以飯著兩
頰邊還吐與二兒後竝得存同過江邁位
至護軍翼為剡縣令鑒之薨也翼追撫育

之恩解職而歸席苦心喪三年二子惜
曇

愔字方回少不交競弱冠除散騎侍郎不
拜性至孝居父母憂殆將滅性服闋襲爵
南昌公徵拜中書侍郎驃騎何充輔政征
北將軍褚裒鎮京口皆以愔為長史再遷
黃門侍郎時吳郡守闕欲以愔為太守愔
自以資望少不宜超莅大郡朝議嘉之轉
為臨海太守會弟曇卒益無處世意在郡

優游頗稱簡默與姊夫王羲之高士許恂
竝有邁世之風俱棲心絕穀脩黃老之術
後以疾去職乃築宅章安有終焉之志十
許年間人事頓絕簡文帝輔政與尚書僕
射江彪等薦愔以爲執德存正識懷沉敏
而辭職遺榮有不拔之操成務須才豈得
遂其獨善安見徵引以參政術於是徵爲
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既到更除太常固
讓不拜深抱沖退樂補遠郡從之出爲輔

國將軍會稽內史大司馬桓溫以愔與徐
兗有故義乃遷愔都督徐兗青幽揚州之
晉陵諸軍事領徐兗二州刺史假節雖居
藩鎮非其好也俄屬桓溫北伐愔請督所
部出河上用其子超計以已非將帥才不
堪軍旅又固辭解職勸溫并領已所統轉
冠軍將軍會稽內史及帝踐阼就加鎮軍
都督浙江東五郡軍事久之以年老乞骸
骨因居會稽徵拜司空詔書優美敦獎躬

勤固辭不起太元九年卒時年七十二追
贈侍中司空謚曰文穆三子超融冲超晁
知名

超字景興一字嘉賓少卓犖不羈有曠世
之度交游士林每存勝拔善談論義理精
微情事天師道而超奉佛情又好聚斂積
錢數千萬嘗開庫任超所取超性好施一
日中散與親故都盡其任心獨詣皆此類
也桓温辟爲征西大將軍掾温遷大司馬

又轉爲參軍温英氣高邁罕有所推與超
言常謂不能測遂傾意禮待超亦深自結
納時王珣爲温主簿亦爲温所重府中語
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超
髯珣短故也尋除散騎侍郎時情在北府
徐州人多勁悍温恒云京口酒可飲兵可
用深不欲情居之而情暗於事機遣牋請
温欲共獎王室脩復園陵超取視寸寸毀
裂乃更作牋自陳老病甚不堪人間乞閑

地自養溫得戕大喜即轉情爲會稽太守
溫懷不軌欲立霸王之基超爲之謀謝安
與王坦之嘗詣溫論事溫令超帳中卧聽
之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
矣太和中溫將伐慕容氏於臨漳超諫以
道遠汴水又淺運道不通溫不從遂引軍
自濟入河超又進策于溫曰清水入河無
通運理若寇不戰運道又難因資無所實
爲深慮也今盛夏悉力徑造鄴城彼伏公

威略必望陣而走退還幽朔矣若能決戰
呼吸可定設欲城鄴難爲功力百姓布野
盡爲官有易水以南必交臂請命但恐此
計輕決公必務其持重耳若此計不從便
當頓兵河濟控引糧運令資儲充備足及
來夏雖如賒遲終亦濟剋若舍此二策而
連軍西進進不速決退必愆乏賊因此勢
日月相引僂俛秋冬船道澁滯且北土早
寒三軍表褐者少恐不可以涉冬此大限

陽非惟無食而已溫不從果有枋頭之敗
溫深慙之尋而有壽陽之捷問超曰此足
以雪枋頭之耻乎超曰未厭有識之情也
既而超就溫宿中夜謂溫曰明公都有慮
不溫曰卿欲有所言邪超曰明公旣居重
任天下之責將歸於公矣若不能行廢立
大事爲伊霍之舉者不足鎮壓四海震服
宇內豈不可深思哉溫旣素有此計深納
其言遂定廢立超始謀也遷中書侍郎謝

安嘗與王文度共詣超曰旰未得前文度
便欲去安曰不能爲性命忍俄頃邪其權
重當時如此轉司徒左長史母喪去職常
謂其父名公之子位遇應在謝安右而安
入掌機權惜優游而已恒懷憤憤發言慷
慨由是與謝氏不穆安亦深恨之服闋除
散騎常侍不起以爲臨海太守加宣威將
軍不拜年四十二先情卒初超雖實黨桓
氏以情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將亡出一箱

書付門生曰本欲焚之恐公年尊必以傷
愍為弊我亡後若大損眠食可呈此箱不
爾便燒之惜後果哀悼成疾門生依旨呈
之則悉與溫往反密計惜於是大怒曰小
子死恨晚矣更不復哭凡超所交友皆一
時羨秀雖寒門後進亦拔而友之及死之
日貴賤操筆而為誄者四十餘人其為衆
所宗貴如此王獻之兄弟自超未亡見惜
常躡履問訊甚脩舅甥之禮及超死見惜

憊怠展而候之命席便遷延辭避惜每慨
然曰使嘉賓不死鼠子敢爾邪性好聞人
棲遁有能辭榮拂衣者超為之起屋宇作
器服畜僕豎費百金而不吝又沙門支遁
以清談著名于時風流勝貴莫不崇敬以
為造微之功足參諸正始而遁常重超以
為一時之儁甚相知賞超無子從弟儉之
以子僧施嗣

僧施字惠脫襲爵南昌公弱冠與王綏桓

胤齊名累居清顯領宣城內史入補丹楊
尹劉毅鎮江陵請為南蠻校尉假節與毅
俱誅國除

曇字重熙少賜爵東安縣開國伯司徒王
導辟祕書郎朝論以曇名臣之子每逼以
憲制年三十始拜通直散騎侍郎遷中書
侍郎簡文帝為撫軍引為司馬尋除尚書
吏部郎拜御史中丞時北中郎苟羨有疾
朝廷以曇為羨軍司加散騎常侍頃之羨

徵還仍除北中郎將都督徐兗青幽揚川
之晉陵諸軍事領徐兗二州刺史假節鎮
下邳後與賊帥傅末波等戰失利降號建
威將軍尋卒年四十二追贈北中郎謚曰
簡子恢嗣

恢字道胤少襲父爵散騎侍郎累遷給事
黃門侍郎領太子右衛率恢身長八尺美
鬚髯孝武帝深器之以為有潘伯之望會
未序自表去職擢恢為梁秦雍司荆揚并

等州諸軍事建威將軍雍州刺史假節鎮襄陽恢甚得關隴之和降附者動有千計初姚萇將竇衝來降拜東羌校尉衝後舉兵反入漢川襲梁州時關中有巴蜀之衆皆背萇據弘農以結苻登而登署衝為左丞相徙屯華陰河南太守楊佺期遣上黨太守荀靜戍皇天塢以距之衝數來攻恢遣將軍趙睦守金墉城而佺期率衆次湖城討衝走之尋而慕容垂圍慕容末於潞

川永窮蹙遣其子弘求救於恢并獻玉璽一紐恢獻璽於臺又陳垂若并求其勢難測今於國計謂宜救末永垂並存自為仇讎連雞不棲無能為患然後乘機雙斃則河北可平孝武帝以為然詔王恭庾楷救之未及發而永沒楊佺期以疾去職恢以隨郡太守夏侯宗之為河南太守戍洛陽姚萇遣其子略攻湖城及上洛又使其將楊佛高圍洛陽恢遣建武將軍辛恭靜救

洛陽梁州刺史王正胤率衆出子午谷以爲聲援略懼而退恢以功進征虜將軍文領秦州刺史加督隴上軍時魏氏疆盛山陵危逼恢遣江夏相鄧啓方等以萬人距之與魏主拓跋珪戰於滎陽大敗而還及王恭討王國寶桓玄殷仲堪皆舉兵應恭恢與朝廷掎角玄等襄陽太守夏侯宗之府司馬郭毗竝以爲不可恢皆殺之旣而玄等退守尋陽以恢爲尚書將家遷都至

楊口仲堪陰使人於道殺之及其四子託以羣蠻所殺喪還京師贈鎮軍將軍子循

嗣

隆字弘始寒亮有匪躬之節初爲尚書郎轉左丞在朝爲百寮所憚坐漏洩事免頃之爲吏部郎復免補東郡太守隆少爲趙王倫所善及倫專擅召爲散騎常侍倫之篡也以爲揚州刺史寮屬有犯輒依臺閣峻制繩之遠近咸怨尋加寧東將軍未拜

而齊王問檄至中州人在軍者皆欲赴義
隆以兄子鑒爲趙王椽諸子悉在京洛故
猶豫未決主簿趙誘前秀才虞潭白隆曰
當今上計明使君自將精兵徑赴齊王中
計明使君可留督攝遠遣猛將率精兵疾
赴下計示遣兵將助而稱背倫隆素敬別
駕顧彥密與謀之彥曰趙誘下計乃上策
也西胄留承聞彥言請見曰不審明使君
當令何施隆曰我俱受二帝恩無所偏助

惟欲守州而已承曰天下者世祖皇帝之
天下也太上承代已積十年今上取四海
不平齊王應天順時成敗之事可見使君
若顧二帝自可不行反急下檄文遠遣精
兵猛將若其疑惑此州豈可得保也隆無
所言而停檄六日時寧遠將軍陳留王邃
領東海都尉鎮石頭隆軍人西赴邃其衆
隆遣從事於牛渚禁之不得止將士憤怒
夜扶邃爲主而攻之隆父子皆死顧彥亦

被害誣隆聚合遠近圖為不軌隆之死也
時議莫不痛惜焉

史臣曰忠臣本乎孝子奉上資乎愛親自
家刑國於斯極矣太真性履純深譽流邦
族始則承顏候色老萊弗之加也既而辭
親蹈義申胥何以尚焉封狐萬里投軀而
弗顧狹窳千羣探穴而忘死竟能宣力王
室揚名本朝負荷受遺繼之全節言念主
辱義聲動於天地祇赴國屯信誓明於日

月枕戈雨泣若雪分天之仇皇輿旋軫卒
復夷庚之躅微夫人之誠懇大盜幾移國
乎道徽儒雅柔而有正協德始安頗均連
壁方回踵武奕世登台露冕為飾援高人
以同志抑惟大隱者歟愛子云亡省遺文
而輟泣殊有大義之風矣

贊曰太貞懷貞勤宣乃誠謀敦翦峻奮節
擢名道徽忠勁高芬遠映愔克負荷超慙
雅正

列傳第三十七 晉書六十七

音義

愴徒敢反 斂五才反 負音空苦貢反 庇人井反 噴

側革反 斨胡郎反 悞符逼反 琬音亮 染盛資成二音 擘輒反

斷丁角反 重趺古典反 哺山治反 褊上方反 阨下鳥反

懈云業反 綢繆上直武彪反 裸郎果反 鈺諸益反

匹望居希反 躡大也 躡利許反 狡古巧反

懣牛吝反 噎鳥結反 鑿古銜反 脰辛聿反 嶧音蟄亦音立

汨古沒反 殛紀力反 慶亭丑升反 扞音汗 忖倉本反

晡博孤反 飴音嗣 頰古叶反 筌呂角反 髯汝鹽反 澁

色立反 枋府良反 吁幹音 誅大軌反 殺旦戟反 鬚相俞反

紐女久反 拓音居 拑音居 楔窳二音

時奴火可耐耐及
民能對滿庫餘

又立材耐身干有精大重受取厚優校命

南料及台耐耐及古如第及第第第第第第

耐耐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

又中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

聖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

耐耐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



